



WENHUA  
ZHOUKAN

海燕

投稿邮箱:yy1220@xmrb.com

A11

责编海鹰 美编郑芸如  
2023年6月25日 星期日

短诗 撷萃

六月的凤凰花

●南柯云青

六月，一如既往地嘹亮  
抑制不住浮想的骄阳  
索性解开云的心结  
把它编织成万丈光芒

瓷蓝的天变得触手可及  
魔幻般变换手法  
给所有的仰望重新定义  
只有风自由地游荡  
在山与海之间  
在海与城之间  
无数羽化成翎的叶子  
一一传递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消息

当第一朵凤凰花迎风飞舞  
掠过长空的烈焰  
便是最浪漫的独步  
如青春之放歌  
发自无与伦比的肺腑

看吧，以火红的花语拉开序幕  
必定有难以阻挡的诗意  
汹涌而出  
像光  
更像一场义无反顾的奔赴

清晨即景

●马乔

邂逅而善的身影  
夹杂在街头  
人流里，还有车潮

那是一种浓淡相宜  
真实的存在  
如薄云，似轻雾

昨夜渐行渐远  
月辉没走，如同  
忘了归宿的顽童

茶桌子 香远益清

兮。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”《诗经·王风》里的句子，穿越千年。那恋人的倩影，以及遥不可及的思念，让“一日不见如隔三秋”，成为中国式浪漫的代名词。而诗中的这位佳人，正是采集香草的一员。先秦时期，香草不仅用于祭祀，还关乎君子德行，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。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香草香木除了能够散发令人愉悦的香气，也很具实用性，比如艾草能治病、驱蚊。南方夏季多蚊虫，每天闻到艾草的气息，心里安全感便会油然而生。

早在西汉时期，广州就迎来了外国商船，他们带来了阿拉伯香料，这些或甜美细腻或辛辣刺激的香气，让中国人人为之如痴如醉。香料，从此成为中外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商品之一。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，域外香料源源不断来到中国。远在唐朝时期，广州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之一。扬州的香料贸易规模仅次于广州，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前在扬州采购香料，一次性就购买了麝香、沉香、甘松香、龙脑香、青木香等诸多品类的香料。南宋时期的泉州港，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大港口，也是一座“香”港，进口的香料品种达200多种。正是这些异域远香，充盈了古代中国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。

香与美不离左右，美与香相伴东西。为了通体含香，人们不停地熏香衣物、佩戴香囊、使用花露。香草可编成环、可串成链，直接佩戴在身上。如果把阴干的香草放在丝袋中，就成了香囊。香囊可以系在肘上和衣带上，或者揣在怀中，不仅限于男女传情，也用庄重的场合，比如汉代的尚书郎就要“怀香袖兰”，保持在天子面前的优雅仪容。唐宣宗时要求，皇帝本人要在焚香洗手后，才能批阅大臣们的奏章，皇帝也经常向大臣们赠送香料，以示恩宠。

对香的追求背后，其实也是人们对洁净的期望，对美德的渴求。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中描写莲花“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，把莲比作花中君子。那些浑身散发香气的人儿，不正像莲花一般，清静而美妙吗？古人对香的认知其实很简单，成为一个芳香的人，就能离洁净更近一点，离美德再近一些了。

茶桌子

对香的追求背后，其实也是人们对洁净的期望，对美德的渴求。古人对香的认知其实很简单，成为一个芳香的人，就能离洁净更近一点，离美德再近一些了。

●南桥

清新的草木幽香、名贵的龙脑沉檀，中国人的世界里，总是充满着大自然的清芬之气，既可通天通神，也能通窍通人。借由一缕芳香，中国人进行着一场从身体到心灵的洁净之旅，抚养正气、修养心性。中国式芳香，既有诗情，亦有哲理。

在外来香料大规模进入中国以前，华夏大地已经充满了芳香。那是草木的天然清香，是人与大自然的亲密连接。香草美人，正是古诗词和古画中常见的经典搭配。古人喜爱的香气，从一开始就是大自然天然的美好气息。在祭祀神灵中奉献的香气，来自祭祀生烟所用的燔木。专家们普遍认为，具有特殊气味的松树、柏树，应该是先民用以祭祀焚烧的首选。松柏是北方常见的树种，不仅容易砍伐，在燃烧时更会释放出浓烈的松香气息，符合古人用香气愉神的要求。松柏也因此被赋予了神圣的意味，在夏商时期，棺槨、祖先牌位往往都会使用松柏制作。

孔子周游列国时，有一天经过一片幽静的山谷。山风吹拂间，突然一阵超凡脱俗的幽香袭来。他连连赞叹，到处寻找香味的来源。山谷深处，只见杂草丛生的荒地上，有一株兰花茂盛而倔强地生长着，在无人处、杂草间，尽显卓尔不群。兰花离尘脱俗的傲然幽香，拨动了孔子的心弦，他不禁连连感叹：“夫兰当为王者香，今乃独茂，与众草为伍！”兰花本是众香之王，而如今却寂寞地开放在无人欣赏、荒芜丛生的山谷中，这不正如自己怀才不遇、生不逢时吗？为了酬答这位偶然邂逅的“知己”，孔子停车抚琴，作《猗兰操》之歌，成为一首千古流传的古琴名曲。

“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月兮。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

读书笔记

我读“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”

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杨伯峻先生在《论语译注》中给出的翻译是，“孔子在家闲居，很整齐的，很和乐而舒展的。”默念此句一遍又一遍，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。

●吴恬

“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”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正好坐在图书馆的露台上。阳光透过密匝匝的绿叶，在我的桌上、书上、手上洒满了细碎的阳光。不远处，三两同学正低声背诵着什么，偶尔会有几声很清脆的鸟鸣。倒是颇有几分“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”之感。

我细细咀嚼“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”一句，越读越喜欢，“申申，其容舒也。夭夭，其色愉也。”突然低眸轻笑，我现在这个状态，倒有点“燕居”之际，“申申夭夭”。有一瞬间颇为得意，我或许算得上“为学日益”了？

“申申……夭夭……”我默念着这两个叠词。其实，我一直觉得叠词有种别样的魅力——孩童们牙牙学语时，大多会说的第一个词都是“妈妈”，这是叠词。叠词一直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直到读到易安居士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，我甚至直接共情了，很想去拥抱一下那位“孤灯夜夜写清愁”的女子。

“申申……夭夭……”我扯回跑得有点远的思绪，继续品味这两个词，不知怎的，忽又想到了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“引壶觞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颜。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”四句。靖节先生历经宦海沉浮，最终“归去来兮”，回到了自己的桃花源，自此，“采菊东篱下”“带月荷锄归”，悠然、悠闲、随心、随性。在“复得返自然”后，他真就做到了“四美具”，令后世多少文人羡慕！

“申申……夭夭……”我继续琢磨这两个短短的小词。思绪飞回了连日下雨搅得心烦烦躁。某

品画 厦门风

相思树下白鹭欢

●国画 周煜



舌尖美味

稻香粽

只箩筐、两条扁担和家里最大的木盆，先用火钳小心地掏出草木灰，装进箩筐，接着把两条扁担架在木盆上，再合力把箩筐抬到扁担上，稳稳架好。做好这些“粗活”，母亲那来两桶备好的清水，抄起水瓢，舀满水顺着筐沿转圈浇下，一会儿几道细流就从筐底滤了出来，又慢慢流进木盆里。刚出的灶灰水里杂质颇多，随着水位缓缓见涨，黑灰沉淀，盆里的水越发浓郁，黄褐发亮，似乎在孕育某种奇妙的魔力。

等到木盆里水满已近午时。午饭后，灶台上已堆放着七八扇粽叶，一如刚刚割下时那般青翠，只不过现在上面缀满了粽子。墙上还挂着尚未完工的叶片，每张叶片都被抽取了背后支撑的粗茎，沿着末端分叉处撕开，母亲正把包好的粽子小心地往上系。

老家管包粽子叫“折粽”，应是形容其手法和折纸一样精巧，而母亲的手艺就是它的完美注解。只见她伸手拈取两片粽叶，上下错落成如巴掌的宽度，双手并拢曲握着粽叶，以拇指为轴左右顺势下旋，粽叶瞬间变成一端尖细的“魔法帽”。此时，她用左手轻握“魔法帽”，右手舀起汤匙迅速填入糯米、红豆或是蜜枣，边填边用拇指压实，最后压出个三角形，再把余下的粽叶末端向上翻折，完全包裹住三角边缘。她伸手从墙上抽出一根棕条，在粽子腹部环绕一圈打个结，侧脸用牙咬住结头拉紧，左手又快速转圈圈了个死结，一枚粽子就完美呈现在眼前，通体紧致，棱角分明。但在浸入灶灰水前，它们顶多算是别致的手工粽子，离真正的稻香粽还有点距离。

煮粽子多在后半夜发生，我就少有体验了，只能从母亲疲惫的口气中探得一二：大致就是粽子在灶灰水里泡到半夜，然后连粽带水倒入大锅，大火熬煮四小时，熄火后任由余热焖至次日天亮，终于熟透。在农村，许多看似简单无趣的熟物，只有耐得住时间煎熬，才会有出人意料的变化。等到我起床睁眼，清晨和惊喜如约而至，满屋子、满鼻子都洋溢着糯香和稻草清香，犹如在稻花香气里醉了一夜。

二十多年了，我一直过着远离田野的生活，早已适应城里肉粽的美味，故乡于我似乎只剩下了无数履历表里的那一小格祖籍格子。母亲念旧，每年端午前后总会寄来一些亲手包的稻香粽，每每品尝，我才发现其记忆并未远去，那股草木灰水浸润的稻香始终潜藏在脑海某处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，草木也罢，人也要，在我余生里，家乡、母亲、稻香粽怕是早已合一，我留恋的岂止是那道美味，其实是创造出美味的那山、那水、那人！

我爱 厦门

小住小坪村

夜晚的小坪村分外宁静，没有夜景霓虹闪烁，鲜有车辆驶过产生的噪音，我们围着圆桌团团而坐，觥筹交错间笑语盈盈，偶尔抬眼望窗外黑漆漆的夜，恍惚以为自己远遁尘世之外，心中升腾的满是远离外界喧嚣的清静和满足。

●黄芬

在城市生活日久，便向往山水田园。再度上山，这次去小坪村。小坪村位于同安莲花镇东北部高山，离白交祠和军营村不远，但与白交祠和军营村的盛名相比，小坪村显得默默无闻。村里有的是大片田野菜地，人却少，年轻人多下山外出谋生，孩童在乡镇或城区学校读书，留守在村里的多是老人。我们所居住的民宿老板，平日夫妻俩在同安城区经营生意，有单位开展团建活动或有零星游客预订上山住宿，他们便关店，采买食材和日用品上山回家，开门迎客。

民宿老板的七旬老父身体健康硬朗，热心为我们当导游。他要带我们去看水渠桥。那天，那座建于1971年的水渠桥让我为之震撼。两山遇水相隔，水上横跨着一座水渠桥。整座桥由长条石块砌成，桥长60米，落差30米，三层设计，上层引水，中间作为人行通道，底层用于存放农用工具。水渠桥默默矗立于山间近半个世纪，老旧沧桑，却不失高大巍峨，清澈的泉水依旧经水渠引渡，缓缓而流，汇入汀溪水库，流向寻常百姓人家。老人满脸骄傲地介绍水渠桥的点点滴滴，我亦在心中感慨，通往小坪的山路盘旋曲折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小坪村山高路险，崎岖不平，把一块块巨大的石条运送上山，砌成这么一座大桥，凝结了多少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辛勤汗水！

正是菅芒花开漫山的时节，山中菅芒从丛簇簇，随风飞舞如轻柔白云。我们继续走向大山深处，探寻不一样的风景。天空澄澈，万里无云，蓝得耀眼。途经一个整体搬迁的村子，石砌的老厝旧屋空无一人，老柿树叶片落尽，光秃秃的枝杈挂着零星几个小红柿子，像是一幅静默的山居风光图，唯美而寂寥。大山深处还有三两个人家，一位独居阿嬷门前种着萝卜，白胖喜人，我想买些萝卜。阿嬷为我拔萝卜，去泥除叶，装满一袋，却不肯收我钱。阿嬷是否因山外来客欣赏她的农作成果而欣喜异常呢？我不会闽南话，遂请向导老人转告，钱一定要给，否则我不敢要，阿嬷这才收下我给的十元钱。

告别阿嬷时我忍不住想，阿嬷一人独居是否孤单。若换了我，能否忍受这日复一日的单调寂寞？在一处宗祠建设工地旁的小矮墙上，我看见一束五颜六色的野山花被插在玻璃瓶里，掏空柚子肉的柚子皮像一大朵干花随意搁置一旁，颇有一番诗意。大概是哪位驻扎工地的人摆放的吧？他一定是个热爱生活的人。

小坪村未被过度开发，保持着纯朴的原生态。在村里溜达，常常被沿路满棚高低错落的佛手瓜和丝瓜吸引。佛手瓜还嫩绿着，许多丝瓜却老态龙钟，也许结果太多，主人实在吃不完，便任由它们老去风干。不过若剖开这些风干的丝瓜，里头的丝瓜络可是刷锅洗碗的天然好材料。小坪村毗邻安溪县大坪乡，一条水泥大道相通，往来便利。一时兴起，我们开车越界过去，在大坪乡的街上闲走，顺便买几斤麻糕回小坪当作泡茶点心。

民宿是小坪村民自建独栋楼房，夜晚的小坪村分外宁静，没有夜景霓虹闪烁，鲜有车辆驶过产生的噪音。山中夜晚颇有凉意，然，楼房里灯火温暖明亮，我们围着圆桌团团而坐，喝着鲜美清甜的虎尾轮番鸭汤，吃着老板娘烧的家常土菜，觥筹交错间笑语盈盈，偶尔抬眼望窗外黑漆漆的夜，恍惚以为自己远遁尘世之外，心中升腾的满是远离外界喧嚣的清静和满足。

人间世事翻转变快，小坪村的闲适快乐似乎只是不久以后的光景，而我与一起上山的那些人却渐行渐远，也许会有期，也许再无交集，终于相忘江湖。想起小坪村的时候，也就不得想起他们；想起他们的时候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微微一笑，心里却有些许淡淡忧伤。